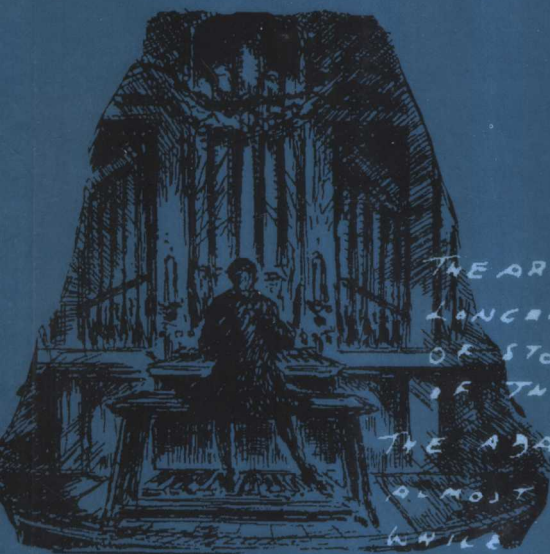


H. W. Vanloon

巴赫传

房龙的书



THE ARCHITRAVE IS NO
LONGER A SINGLE BLOCK
OF STONE BUT CONSISTS
OF THREE LAYERS

THE ABACUS DISAPPEARS
ALMOST COMPLETELY
WHILE THE ECHINUS
BECOMES VERY ELABORATE

THE PILLARS NEVER SHOW
A BULGE BUT ARE ALWAYS
STRAIGHT UP AND DOWN





房龙的书

巴赫传

颜玉强 常绍民 主 编
吴 梅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巴赫传/(美)房龙著;吴梅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9

(房龙的书/颜玉强, 常绍民主编)

ISBN 7-5434-4582-4

I. 巴... II. ①房... ②吴... III. 巴赫, J.S. (1685~1750) - 传记 IV. K835.16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8970 号

书 名	巴赫传
主 编	颜玉强 常绍民
责任编辑	杨丽娟
装帧设计	慈立群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5.75
字 数	76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4582-4/I·719
定 价	7.6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者前言

房龙全名亨德里克·威廉·房龙，是荷裔美国作家，1882年1月14日生于荷兰鹿特丹，1903年赴美国，在康奈尔大学完成本科课程，1911年获德国慕尼黑大学博士学位。房龙求学前后，并不是我们国人理所当然地认为的那样按部就班地上学，而是当过编辑、记者、播音员，也先后在美国几所大学任教，游历过世界很多地方。1944年3月11日，房龙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去世。

房龙多才多艺，但得以名世的还是他的通俗作品。从1913年的第一部作品问世到1944年去世，房龙写了20多部作品。1921年他以《人类的故事》一举成名，从此，房龙的创作迎来了丰收期。房龙的作品主要有：《人类的故事》、《发明的故事》、《圣经的故事》（《漫话圣经》）、《美国的故事》、《人类的家园》（《房龙地理》）、《人类的艺术》、《人类的解放》（《宽容》）、《与世界伟人谈心》、《上古人》（《古代的人》）、《巴

赫传》、《荷兰航海家宝典》(《航行于七大洋的船舶》)、《伦勃朗传》和《荷兰共和国兴衰史》等。房龙的作品在当时可谓饮誉世界,荷兰、德国、法国、瑞典、丹麦、芬兰、挪威、日本、印度、苏联、西班牙、意大利、波兰、匈牙利、希腊等国都翻译出版了他的作品。

在中国,房龙的作品也同样被翻译出版。由于20世纪中国的特殊国情,房龙作品的中译本出版史特别值得一书。

房龙的作品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很多种被翻译介绍到了中国,可见当时中国的出版已与世界同步。房龙深入浅出的通俗文风和百科全书般的渊博知识在20年代的中国读者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方面是由于房龙的文风正好适合于新文化运动提倡的生活化的白话文,房龙的书也为中国求知者提供了关于人类和自然的启蒙知识;另一方面,房龙的写作技巧也给中国当时的作家以很多启发。

历史学家和著名报人曹聚仁回忆说,20年代他在候车时偶然买到《人类的故事》中译本,“那天下午,我发痴似的,车来了,在车上读,到了家中,把晚饭吞下去,就靠在床上读,一直读到天明,走马观花地总算看完了。这50年中,我总是看了又看,除了《儒林外史》、《红楼梦》,没有其他的书这么吸引我了”。

郁达夫在给林徽因译本《古代的人》的序言中分析了房龙的写作艺术:“实在巧妙不过,干燥无味的科学常识,经他那么一写,读他书的人,无论大人小孩,都觉得娓娓忘倦了。”

哲学家克罗齐说:“每一本历史都是现代史。”不同时代的读者对同一本书的阅读,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和启发。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是思想冲破长期的禁锢,出现了几乎是疯狂地吸吮新思想的时代,在这个时候,三联书店适时地挑选了房龙的《宽容》出版,此书成为人们对过去的反思和对未来时代的想望的一本“法典”式的书。今天的青年读者是很难想像当年人们对于这本书所倾注的阅读激情的,可以说它有点像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潘恩的《常识》。正像房龙在书中所说的:“宽容: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于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但在1940年再版时,房

龙对于法西斯横行的世界形势,发出了感叹:“宽容这个词从来就是一个奢侈品。”房龙在书中所呼唤和热情向往的宽容,充分地表达了 80 年代中国人的心声。该书从 1985 年翻译出版,仅 80 年代就销售了近 30 万册,这一数字对于今天大多数出版社的人文类书的销售来说是个不太敢想像的数字。

《宽容》出版 10 年后,问起三联书店的老总沈昌文先生当时为什么只出了房龙的《宽容》、《人类的故事》和《漫话圣经》,沈先生说,当时看了房龙的书只觉得房龙这三本书好(事实上,后两本书的出版距《宽容》的出版已是三年以后的事了)。可见出版家们是时代的感知者,同时其出版思想也难以摆脱时代旋涡的向心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河北教育出版社将房龙的《宽容》以《人类的解放》(这是英文原版有的版别采取的书名)为名出版,也可反映出当今出版家已经有不一样的出版心情了。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人心理气象已经从 80 年代感情和理想交织的狂热氛围过渡到务实进取的时代,读书趋向于知识性、趣味性。1996 年房龙的《人类的艺术》、《与世界伟人谈心》和《巴赫传》翻译出版,顿时掀起一股销售浪潮,笔者作为这套书的策划者,备感鼓舞。读者好评如潮,评价文章主要集中在两点上:一是对房龙的回忆,对于 80 年代读房龙的感动;二是感受房龙作品的新译本给自己带来的知识性愉悦和轻松的阅读趣味。回想起房龙《人类的艺术》在 80 年代末也曾有一家出版社出版,但几乎没卖掉几本,两次出版形成鲜明的反差,时间的年轮上刻录着读者不同阅读趣味的痕迹。

有趣的是 1996 年翻译出版的房龙的这几本书,还表现为时尚的特性。《三联生活周刊》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当时白领女性流行的大手袋中,除了高档化妆品、手机等,还有一本必不可少的书,那就是《与世界伟人谈心》。

随着房龙这三本书的出版,出现了空前的开发房龙资源的热潮,其中有一些急功近利的书商,翻译得浮皮潦草,所以房龙的新译本也显得良莠不齐,但这些书也销售得很好。

4 房龙的书

今天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房龙的书》已是 21 世纪了,正如河北教育出版社一贯的出版理念一样,《房龙的书》的出版是出于对时代精神沉淀后的一种文化积累。在所选的版本上,囊括了大部分房龙的著作,这些著作的选择基于房龙在中国有影响的著作如《人类的解放》(《宽容》)等、目前我们缺乏但房龙已写就的著作如《伦勃朗传》等、具有很高的知识价值的著作如《人类的艺术》等。从整体上讲,房龙最具有影响的著作大都收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房龙的书》除了一部分是新译本外,还选择了一部分其他出版社已出版的好的译本。

房龙博学多才,不仅精通拉丁文、希腊文、法文等多种文字,而且对音乐、绘画等都很在行,书中插图大都出自他自己的手笔。房龙饱读诗书,著作涉及多种领域,有音乐、绘画、地理、历史、科学发明等,内容旁征博引,史料信手拈来,处处散发着智慧的光芒。其写作手法因文而异,时而俏皮、轻松,时而沉重、多思。所以,在翻译中,文采的损失自是不可避免的,还可能有疏漏疵误之处,敬请读者和专家指正。

颜玉强

2001 年 7 月

译者序

在当今世界各地图书馆的书架上,有关塞巴斯蒂安·巴赫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这位 18 世纪的德国作曲家不仅在音乐历史上是一座巨大的丰碑,更是西方文明圣殿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偶像。

巴赫家族几代人以音乐为职业,巴赫和他的先人们一样也终身服务于雇佣他的宫廷或教堂,这就从生存的意义决定了巴赫音乐的一个特征,即他的创作题材和体裁必须受到具体工作环境和条件的制约,并随着他在不同城市的生活轨迹而变化。作为一个虔诚的路德派教徒,无论是演奏或调试修理管风琴,还是创作各类音乐或进行教学,巴赫都视作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付出的世间辛劳。然而在这一生兢兢业业的“服务”中,巴赫之所以又成为超凡出群的大家,是因为他还有另一层的勤奋:他倾心于钻研德国前辈音乐家的创作传统,并充分吸取同时代意大利、法国、英国音乐的成就,他的音乐作品中融进了十七八世纪流行的多种音乐体裁、形式和风格,除歌剧以外,巴赫几乎涉猎了当时所有的音乐形式。在他的音乐里,既有过去,亦含未来。他将几个世纪以来发展的复调音乐推向了高峰;同时,精练而个性化的主题旋律、和声调性的结构力量、规模的宏大以及形式的明晰,这一切都被他天才地结合在一起。作为“巴洛克”晚期的重要人物,巴赫的音乐集中体现了音乐历史上这个时段的特征。虽然巴赫生前不如一些

2 巴赫传

同时代的作曲家声名显赫,但在他逝世之后的近 250 年间,他的音乐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人们通过他那深邃含蓄的音流能够体验到超越一般喜悦与痛苦的境界。当今的生活纷乱嘈杂,但仍有无数的音乐爱好者沉醉于巴赫的世界之中,更不用说各国专业音乐家们对他的顶礼膜拜了。多少年来,众多的西方音乐历史学者们跟随在巴赫的身后,以他的生平、音乐以及他所生活的时代为研究对象,竭尽毕生之精力,为这位前辈大师树碑立传,并从而探究西方文明历史的现象和本质。

这本 20 世纪 40 年代出版的小书,和专家学者们的学术著作不同,就像我们已经读到的房龙其他描述人类文明历史的作品一样,他使这位远离我们时代的老巴赫变得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在他那些娓娓道来的音乐故事中,人们可以在当时世俗生活的氛围中领略一个生动的人的个性。同时,房龙轻松幽默的笔,不时地带领着读者从过去跳回今天,运用丰富的想像,将当代的生活细节与历史的情景连在一起。在房龙的另一本书《与世界伟人谈心》的扉页上,他为“爱较真儿的读者”写了一小段话,可能同样也适用于本书——“在阅读本书时,读者可能会碰到一些在他看来与时代不合的说法。对这一点,作者有充分的认识。”这段按语道出了房龙写历史和伟人的初衷与风格。我想,只要读完吴梅女士悉心译出的这本小书,读者对此会心甘情愿地领受,并从中得到某些意外的乐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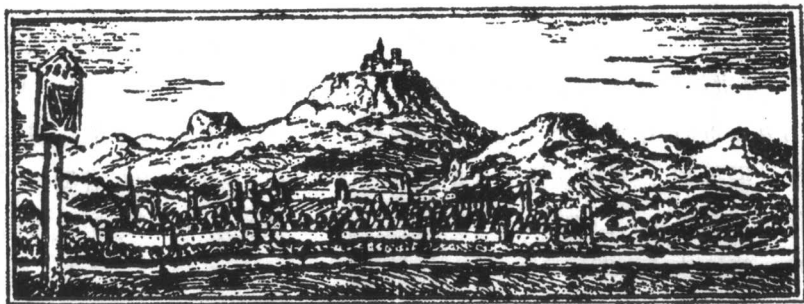
李应华

目 录

第一章	莱比锡城需要一个新管风琴手	[1]
第二章	古老而荣耀的巴赫家族	[3]
第三章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出场	[10]
第四章	年轻的塞巴斯蒂安学艺	[24]
第五章	安哈尔特—科滕亲王的教堂乐长	[35]
第六章	18 世纪下半叶的音乐环境	[43]
第七章	莱比锡圣托马斯教堂乐师巴赫	[54]
第八章	主啊,我们是多么需要你	[66]
后 记	巴赫是如何重见天日的	[73]
附 录	巴赫主要作品目录	[75]

第一章

莱比锡城需要一个新管风琴手



埃 森 纳 赫

这是 1723 年夏天,莱比锡圣托马斯教堂下属学校的董事会在物色一位新校长。前任校长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职责,眼下校董事会正极力劝说汉堡城引为自豪的格奥尔格·菲力蒲·泰莱曼,请他移居莱比锡填补空缺。

这位格奥尔格·菲力蒲·泰莱曼是位挺有名的音乐家。他活了 86

岁,到他去世的时候,他已经为世界贡献了 40 部歌剧、3000 首众赞合唱曲(真的,这儿没印错,就是 3000 首!),44 部清唱剧^①,还有几千首短小的作品,从军事进行曲到舞曲,还有为婚丧嫁娶一类活动写的流行小曲。

感谢上帝,他的作品虽然数量惊人,今天却都完完全全被遗忘了,人们把泰莱曼和另一位高产奇才唐·洛普·菲力克斯·德·维加·卡皮奥划入了一类,后者尽管创作了 470 部歌剧和 2000 多部文学作品,而现在人们还记得他,却还要归功于他轻蔑地对待他那位贫困潦倒、掉光了牙的同事,就是只创作了一部大作《堂·吉珂德》的塞万提斯。

可是,唉!泰莱曼教授拒绝响应萨克森名城的召唤。他爱他的汉堡人民,汉堡人民也爱戴他。于是托马斯学校董事会只好满足于找个二流人才凑合,就把这个职位给了科藤的利奥波德大公的教堂乐长,他的名字叫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这是因为听说他演奏羽管键琴和管风琴的水平都相当不错。只有一点美中不足,人们私下传说,古老而光荣的巴赫家族的这位成员是个倔脾气,在音乐上喜欢钻研创新,当时的权威明确设定了不容更改的和声与作曲法则,他却偏要和他们对着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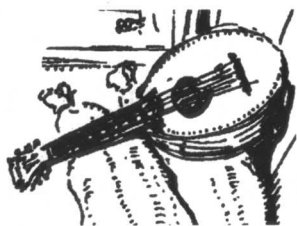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利奥波德大公的教堂乐长竟也显得犹豫不决,尊贵的董事大人们不禁惊恐不已。这位教堂乐长有一大家子人。前妻去世后,给他留下了七个孩子,其中好几个很有音乐才能。现在他已经再婚,急需莱比锡给他的那份薪水——一年整整 100 塔勒!可他不情愿放弃大公教堂乐长的职位去当什么教堂乐师,而这是莱比锡惟一能给他的头衔。

最后,金钱的诱惑还是战胜了巴赫的荣誉感,他拖家带口地迁到了莱比锡,音乐史上即将展开一个光辉的新篇章。

^① 清唱剧,为宗教性质的剧本所配的音乐,由独唱歌手、合唱队和乐队表演。用戏剧的形式,但通常在音乐厅或教堂演出,不用布景和戏剧服装。起源于 16 世纪中叶。

第二章

古老而荣耀的巴赫家族



家庭就像是国家,或者反过来说更准确,国家就像是家庭。在某个时刻,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原因(至少没有人们能理解的原因),它们就会从默默无闻中突然崛起。然后它们又会同样突然而神秘地重新变得平平常常,不是完全消失就是享受一点似有似无的名气,留下的只是一个名字和一段记忆。

我们从没有认真地研究过这个课题。人们通常认为家谱只是一种无关痛痒的族内活动,百无聊赖的老绅士要是能告诉他还是老处女的姐妹和心怀忌妒的邻居,他终于发现他的曾曾曾祖父艾伯纳兹的第二位夫人和乔治·华盛顿养女的侄女婿之间有那么点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关系,即便是毫无益处,也能让老绅士自鸣得意一阵儿。

当然,以上种种实在有点荒唐,而且完全是徒劳无益。但是对我们来说,如果能探寻出巴赫这样不同凡响的家族所有一点一滴的变

化,那可是非同小可的事。这个家族是16世纪下半叶由法伊特·巴赫建立的,到1800年,约翰·塞巴斯蒂安惟一健在的女儿雷吉娜·苏珊娜穷得身无分文,不得不公开乞讨,否则就会饿死。而今天,尽管施皮塔和史怀哲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研究,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依靠想像。幸运的是,巴赫家族有一些可靠的杰出前辈,通过他们家乡保存的档案和他们签署的生意合同,我们可以真实地重塑他们的形象,这些前辈们在签字时总是小心翼翼,慢条斯理,他们认为生活是桩严肃的买卖,一个人只有在具备交货的心愿和能力时才能签约,无论订货是两袋面粉还是52首混声合唱康塔塔。

先说法伊特·巴赫。他是个硬汉子,现在他被公认为巴赫家族的祖先,他的后代把巴赫家族的美妙音乐和高超技巧传遍了大平原,从威悉河到奥德河,从中德山到波罗的海海滨。

据我们所知,这位法伊特·巴赫生于图林根。有一天(像我前面所说的)我们将不仅仅重视一个人的家谱,而且会重视他早期生活的地理环境和家族所处的气候条件,那时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图林根在整个德国文化史上会起如此重要的作用。

这是一个火山区,各种有利于健康的矿泉水从土壤中随处涌出。一半土地被开垦成农田,另一半覆盖着森林。高耸入云的山峰随处可见,它们往往拔地而起,高达3000英尺,而山峰周围的地势则高低宜人,足以使人的灵魂陷入愉快的沉思,耳中仿佛听到美妙的音乐。自从9世纪查理大帝建立图林根堡,把它作为抵制狂野的斯拉夫部落东移的堡垒,这里就成了名副其实的音乐家和诗人的摇篮,直至今日他们都被归入一类。

如果你对此有疑问,只要看看地图就行了。研究一下德国中部那块山地,那些地名个个都是德国的荣耀。这里有瓦尔特堡,它是匈牙利圣伊丽莎白的故乡,有马丁·路德的出生地艾斯勒本,他是德国产生的惟一真正的革命家,他学习的地方埃尔福特也在这里,他还在瓦尔特堡建立了一个躲避教会迫害的避难所,在这里把《圣经》译成德国方言。这里有哥塔,它永远和印刷的历史连在一起。最后还有小城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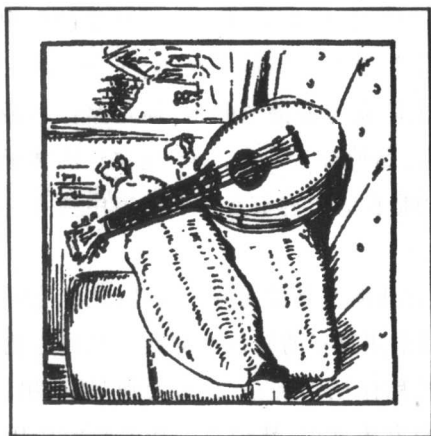
玛,18世纪下半叶歌德把它变成了德国文学生活的中心,半个世纪以后弗兰兹·李斯特又使它成了德国音乐的中心;另外还有梅宁根,它是才华出众的魏玛公爵家族的又一处领地,直到今天那里的戏剧和音乐仍十分繁荣。

查看这张地图,你还会发现其他许多熟悉的地名,以古老的大学和光学工业著称的耶拿,巴赫做过一阵管风琴师的安施塔特,还有那些手工业历史十分悠久的村庄,最后又是魏玛,德国人民自治的尝试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可是它还是以失败告终了。

这个地区的人民平和、勤劳、诚实、严肃,正是巴赫这样的家族发展的理想地点,而地理历史学家也终于应该登场了,他将搜集到足够的材料,够他忙好几辈子的。

现在让我们从头道来,首先说说法伊特·巴赫。

关于这位老者生平的确切资料少得可怜,但他是位个性很强的人,我们仿佛可以从描写他著名的曾曾孙的传记中捕捉到他的踪迹。



维特巴赫——磨坊主和琉特琴手

法伊特·巴赫生于1550年到1560年之间,死于三十年战争开始一年后的1619年。他年纪轻轻就离开故土出国闯天下了。当时这位雄心勃勃的移民向东进发,那时候匈牙利是土耳其人和基督教徒不断彼此开战的前线地带,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者和匈牙利贵族争论不休,而贵族之间又有着无穷的世

仇,因此夺回这个地区的进程十分缓慢,但伟大的匈雅提(卒于1456年)出现后,匈牙利平原慢慢住上了来自西部的移民。法伊特·巴赫是个足智多谋的人,他自己建磨坊,自己磨面、烤面包,同时还能弹弹自

制的吉他,这样的能人在当时颇受欢迎,就像上个世纪 70 年代早期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一样。

法伊特·巴赫成了马丁·路德教义的信徒,路德是他的图林根老乡。像所有巴赫家族成员一样,一方面基督教信仰使他的内心充满真挚的感激之情和愉悦,另一方面他也认真地维护着自己名誉的尊严。

费迪南德一世和麦克西米兰二世统治时期,新教徒的行为不受干涉,但庇护星象家和幽灵医生的鲁道夫二世即位后,就有一群“跟屁虫”来追随出奇愚蠢的王朝。反改革派很快红火起来,一小撮耶稣会士急忙迎头赶上,竭力重新夺回在教会中的领地,把异教徒拉回教皇的怀抱。

这时法伊特·巴赫看清了潮流,认定回家的时候到了。他幸运地躲过了极权主义的迫害,不仅自由地卖掉磨坊和面包房,甚至还获准带着钱财离开哥塔附近的小村威赫玛,法伊特的名字就是从它的保护人圣维塔斯转化来的。

对于我们了解和热爱旧时德国的人来说,这一切都并不陌生:敦实的磨坊主兼面包师(这只是我的猜测,因为他没有一张可靠的肖像存到现在)和妻儿老小带着全部家当坐上一驾敞篷马车,车子缓缓穿过波希米亚,最后回到他们的君王萨克森公爵的领地,他是路德教最坚定而有力的保护者。最典型的是那把有名的小吉他,这位老图林根人抽空为自己做了这件乐器,为的是在磨子有节奏的旋转声中弹点小曲自娱自乐。

好像在法伊特·巴赫之前,就有其他姓巴赫的音乐人才(他们当时的姓是巴-阿赫,中间的“阿”是后来才省略的),但这家族一旦成为北欧音乐的主宰后,总是把老法伊特称作他们所有“音乐大师”的鼻祖,也许这是因为,他们都有着强烈的家族意识,都细心保持着与家族历史有关的所有细节。

事实上,巴赫家族在取名时总是遵从《旧约》,对此感兴趣的人会发现家谱里满是各式各样的汉斯、约翰、克里斯蒂安、约翰·克里斯蒂

安·约翰·麦克·约翰·瓦伦丁·约翰·克里斯朵夫和他们数不清的支系，直到神圣的1685年3月21日，上帝宣布一位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光荣地降临人世。

塞巴斯蒂安这个名字来自他两位教父中的一位，附近哥塔城的乐师塞巴斯蒂安·纳格尔。根据当时的习俗，这孩子用了教父的名字，于是他一生都被称为塞巴斯蒂安·巴赫。我们习惯于叫他约翰·塞巴斯蒂安，但其实叫塞巴斯蒂安就行了，因为那个时代的人就是这么称呼他的。

他的孩子似乎（至少在他背后）不这么称呼他，他们用的是另一个名字。他们叫他“老古董”，这个称呼非常亲切，但稍稍有点不敬，就像今天我们说的“老顽固”，不过那时他们属于另一个全新的世界。他们精通刚刚发展的和声艺术，在复调^①中辛苦经营的老爸让他们厌烦，他们没能意识到他的伟大，只是不屑地把他看作一个学究，一个很好的对位作曲家（真的不能再好了），一个善于弹奏古钢琴和新近完善的“钢琴”的技巧高超的多面手，但他毕竟是太落伍了。当然他心地很好，他非常勤奋，从早到晚辛苦操劳，为的是让家人过上体面、舒适的生活，让儿子们在他可尊敬的行业里受到最好的培养。儿子们学得很快，一旦自立后大都有所成就，他们在柏林、汉堡、米兰和伦敦写出大受欢迎的歌剧，发展钢琴演奏手法，成为独奏家和指挥家。莫扎特和贝多芬都会公开表达对卡尔·菲利普·艾曼努埃尔·巴赫（巴赫的第三个儿子）和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巴赫的幼子）这些天才的感激。然而他们心地善良的可怜老爸早已过时，不过是大公的教堂乐长，后来在教会学校训练一群不用功的男孩唱诗。唉！他的儿子有一个成了大教堂乐长，另一个成了名利双收的英国地主，他们的名声遮住了他的光彩，老巴赫完全变得默默无闻了。

老塞巴斯蒂安并不傻，他肯定很早就注意到朋友和儿子对他的那

^① 复调，一种作曲风格，作曲家特别注重每个声部的旋律性，不同于用和弦伴奏旋律的主调音乐，最早出现于11~12世纪。